

## ·学术动态·

## 湖北省王船山思想学术讨论会综述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1982年9月25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了王船山思想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代表57人,收到论文40篇,计80余万字。现将这次讨论会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 一 关于王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

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王船山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运动的启蒙者,他的思想不具备近代早期启蒙的性质。从阶级属性上看,王船山不是市民阶级的代表,他既看不到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也提不出关于新的社会的设想。从社会政治思想上看,王船山不提倡民主,也没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有的同志还认为,王船山的美学思想是以纲常之善为前提的,他恪守的是儒家的温厚礼教,表现了以乐合礼的封建贵族立场,因而王船山不是一个冲决封建藩篱、呼唤新时代的启蒙先驱。

另一种意见认为:王船山是我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从时代条件看,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业已衰朽而又尚未崩溃之时,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知识深厚、文化教养很高的学者,起而从不同角度对本阶级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这样便形成了我国早期的启蒙思潮,王船山则是这一思潮在哲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王船山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标志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最完善化的形态,就理论思维的水平说,世界上任何封建阶级的哲学,都无与伦比。不少同志从船山哲学的特征与理论贡献上,论证了他的哲学的启蒙意义。在社会思想上,他期待着“芳春”,而“芳春”却很遥远,他呐喊着,要对传统宗教神学的蒙昧主义和各种“镇压人心”的邪说“伸斧钺于定论”,建立起“理性法庭”,但他自己也未能摆脱封建伦理的束缚。总之,在他的社会思想中,新的因素正在萌动,如同早春季节,乍然解冻而又残雪未消,一切都是蒙蒙胧胧的。这

正是早期启蒙学者的历史特征。它既区别于封建社会的异端,又区别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各种成熟的理论形态,不可以将三者混为一谈。

在王船山的社会思想中,一方面是新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如何对待这种矛盾状况呢?会议围绕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如王船山在经济思想、历史观、政治思想、伦理学、美学诸方面的矛盾等。普遍认为,王船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他的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也有的同志认为,对于王船山思想中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一些命题,应该放置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实际上有些所谓的矛盾不过只是由于人们的误解造成的,而在王船山那里则是一以贯之的。基于上述讨论,普遍认为应对王船山的思想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看到他的新思想的火花,又要注意到他还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可作盲目的过高的评价,尤其不可轻易地与西方成熟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相比。

在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王船山思想的启蒙性质的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他的逻辑与历史是不完全统一的。他主张社会是“变化日新”、不断向前发展的,从逻辑推理而言,可以突破封建社会;但他在政治上却看不清封建社会应当向何处去,提不出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王船山对资本主义的萌芽并非毫无感觉,因他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这一命题,即表明了他对货币财物流通(“流金粟”)的重视。他虽然未能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设想,但也不是毫无突破。

## 二 关于王船山的民族观

62年长沙船山学术讨论会对王船山的民族观曾经进行过讨论。最近,因为在史料发掘上有新的发现,促进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次讨论会上,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早年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盲目颂扬华夏武功的所谓“左旋右拂，夺武辟疆”，转向主张各民族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彼无我侵，我无彼虞”，从“夷夏种类相异说”，转向依文明与野蛮为标准的“夷夏互变说”；从“内中夏、外戎狄”的狄隘民族偏见，转向“九州之内之有夷，非夷也”这一主张民族大联合的近代民族思想的萌芽。由于王船山在民族观上的这一进展，促使他晚年改变了过去坚决反清的立场。这一转变的事实是：新发现的船山晚年为清朝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祝寿而作的《双鹤瑞舞赋》，赋中称颂康熙为“兴王”，清兵入主中原为“胥匡中夏”，支持清政府抗击沙俄侵略与平定沙俄支持的北蒙诸汗叛乱的正义行为。赋中云，“将以风行朔漠，真覆燕蒙”；又赠刘都护诗中亦有“期君驱马度朔雪，雕落鸛起逐驾鹤”句，这里的“朔漠”、“朔雪”，正是指东北与北蒙。此外，王船山对吴三桂叛乱持反对态度，支持儿子王敬应清朝的科举考试；接受清政府的馈粟等等，都说明他在晚年改变了反对清朝的立场。

另一种看法认为：王船山对清朝的态度晚年并无大的变化。所谓支持清廷抵抗沙俄，实际上当时对沙俄并不怎么明确，“朔漠”一词亦不过仅指北方沙漠一带的蒙古。所谓不支持吴三桂的反清叛乱，也并不是出于对清政权的拥护，而是纯粹由于对吴三桂其人的嫌恶。吴三桂先是引清兵入关，后又在云南处死了南明的最后一个君主永历帝，名声很臭。关于王夫之与清朝军官的酬答诗（《双鹤瑞舞赋》以及赠刘都护诗等），属应酬之作，出于不得已，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他又写了一些反清的诗，这才是他的言志之作。此外，直到他的《自题墓石》，还自称是“明遗臣”，“抱刘越石之孤愤”，可见他并未放弃反清的立场。

坚持前一看法的同志认为，清初与沙俄有大量接触，不能认为当时对沙俄还不明确。王船山晚年确实存在着“亡国孤臣”之恨，但这只说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不足以证明他仍然坚持着反清立场。

### 三 船山学研究的进展与趋向

1962年长沙船山学术讨论会，在世界范围内推

进了对船山学的研究。十年动乱之后，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研究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大家普遍感觉到，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起1962年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化、研究内容的纵深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上，也就是说，在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前进。

1962年以来，人们就在谈论王船山的哲学体系，但至今仍未解决。这次讨论会收到的论文中，有8篇专门研究船山哲学范畴的论文，有的还在各自研究的范围内探讨了船山哲学的体系，范畴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层次的展开，以及体系的大致结构。讨论中，有的认为船山哲学的逻辑起点是“诚”、“实有”，有的认为是“太极”；在美学上，有的认为其逻辑起点是“积淀着理性的情感”，他的美学理论是情与理、情与景、意与势、意与辞等多层次的统一。所有这些，说明对船山哲学的研究已经由一般性的概论式的研究，推进到对范畴的纵深研究和对船山庞大哲学体系的探求。诚然，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取得更大成绩，尚须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

在研究船山思想的方法论问题上，普遍认为必须从全局着眼，既要把从万历到乾隆、从万历到“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全过程，其中特别要把握明清之际经济运动、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以及当时的整个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又要从包括哲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化史的统一链条上看待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从哲学史的意义上说，就是要如实地把从张载通过程、朱、陆、王到王夫之，看成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圆圈，而不是孤立地去考察王夫之。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过去便有两种观点：其一，理学正宗，本朱子而黜异端；其二，《易》、老为宗，以《易》统老，旁及庄佛，博取质测之学，扬弃程朱。这次会上，也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讨论。

此外，有的同志还就王船山著作的整理、分类、注释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萧汉明）